



连星期日也不是

阿凡提开了一间小染坊。一个财主听老乡们都夸阿凡提染得好，很不高兴，故意去刁难阿凡提。有一天，这个财主挟着一匹布来到阿凡提的染坊，进门就大声嚷道：

“阿凡提，给我把这匹布染一染，让我看看你的手艺。”

“您要染什么颜色呀，财主？”

“我要的颜色普通极了。它不是红的，不是蓝的，不是黑的，又不是白的，不是绿的，也不是青的。明白了吧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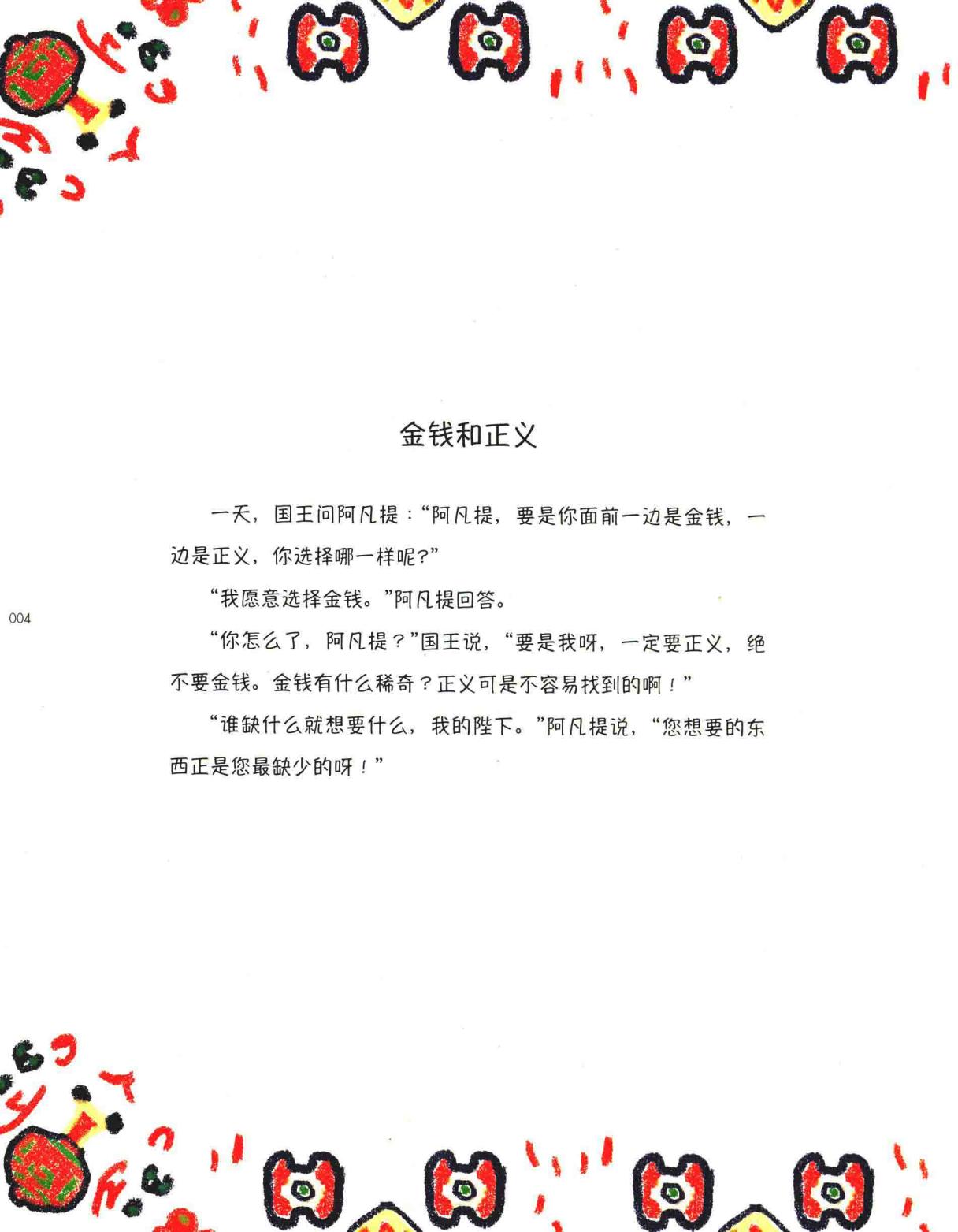
“明白了，明白了！”阿凡提把布接了过来，说，“我一定照您的意思染。”

“什么，你能染？”财主暗暗吃惊道，“好，那么，我哪一天来取？”

“你就到那一天来取吧！”阿凡提顺手把布锁到柜子里，对财主说，“那一天不是星期一，不是星期二，不是星期三和星期四，又不是星期五，也不是星期六，连星期日也不是。我的财主，到了那一天，你就来取吧！”







金钱和正义

一天，国王问阿凡提：“阿凡提，要是你面前一边是金钱，一边是正义，你选择哪一样呢？”

“我愿意选择金钱。”阿凡提回答。

“你怎么了，阿凡提？”国王说，“要是我呀，一定要正义，绝不要金钱。金钱有什么稀奇？正义可是不容易找到的啊！”

“谁缺什么就想要什么，我的陛下。”阿凡提说，“您想要的东西正是您最缺少的呀！”



假牙最后出来

经文学堂的掌学（老师）问阿凡提：

“阿凡提，人的哪一颗牙齿最后出来？”

阿凡提略微思索了一下，回答道：

“假牙最后出来呗。”



棍子告诉我

阿凡提当喀孜(法官)时，一个农夫揪着一个青年来告状。农夫说：“喀孜阁下，这个小伙子是小偷……”

“不！是他诬陷我……”青年打断他的话说。

阿凡提摆了摆手，说道：

“请原告把话讲完。”

于是，农夫接着说：“我是个穷人，好不容易喂肥了一只绵羊，今天拉到集市上卖了五块银圆。这个青年鬼鬼祟祟地一直跟在我的屁股后面，趁赶集市的人拥来挤去的时候，他从我口袋里把银圆偷去了。”

阿凡提问青年时，青年一口咬定是农夫栽赃陷害他，并破口大骂农夫。

阿凡提待两人把话讲完，拿来两根棍子，说道：

“这样吧！这两根棍子一样长，你们每人带一根回家，明天中

午你们再拿着棍子来见我。要是农民自己丢了钱，证明他诬告别人，胡大（真主）会让农民拿的棍子长出两寸来；要是青年偷了农民的钱，证明他做了贼还不承认，胡大会让青年拿的棍子长出两寸来。”说完给每人一根棍子，然后把他俩打发走了。

农夫心里很踏实，可是，那个青年却做贼心虚，害怕得要命。回到家中，他便将自己的棍子从一头锯掉了两寸。

第二天，农夫跟青年去到喀孜堂（法院），两人把各自拿的棍子交到阿凡提手中。阿凡提将两根棍子并在一起看了看，果断地宣判道：

“青年，你听着：你拿的棍子告诉我，是你偷了这位农夫大叔的五块银圆。你必须把钱还给他！”

青年满面羞愧，耷拉着脑袋承认了。





没有必要穿新衣裳

阿凡提还没有出名的时候，经常衣衫褴褛。一天，一位朋友对他说：

“阿凡提，瞧你穿的这身衣裳，在大家面前多不光彩呀！你穿件新的不好吗？”

“谁也不认识我，穿新衣裳有什么用。”阿凡提说。

十多年后，阿凡提的赫赫大名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那位朋友见阿凡提仍然穿着旧衣裳，问他为什么不穿新衣裳，并奚落了他一番。阿凡提说：

“人人都知道我，也都认识我，我没有必要穿新衣裳。”



味儿在兜里

有一年，阿凡提种了几亩哈密瓜，乡里的伯克（意为“首领”“管理者”）三天两头来到瓜地，成口袋地摘瓜驮回家吃，但从来没有给过钱。

一天，阿凡提坐在集市上卖哈密瓜，那位伯克又走过来了，他一连切开几个尝了尝，说：

“阿凡提，你的哈密瓜怎么没有味儿呀？”

“我的伯克，”阿凡提说，“白吃的东西当然没有味儿啰。它的味儿在你的兜里呀！”

我是公鸡

国王为了嘲弄阿凡提，唤来四十名老百姓，并给每个人手里一个鸡蛋，还叽叽咕咕地叮嘱了几句。然后国王又叫来阿凡提，对他和四十名老百姓说：

“百姓们，现在你们每人当场给我生一个鸡蛋，生不下来蛋的，必须向王宫交出一千个鸡蛋！”

那四十个老百姓立刻举起手，展示出鸡蛋，齐声说：

“陛下，这是我生的鸡蛋！”说着，模仿母鸡“咯咯蛋、咯咯蛋”乱哄哄地叫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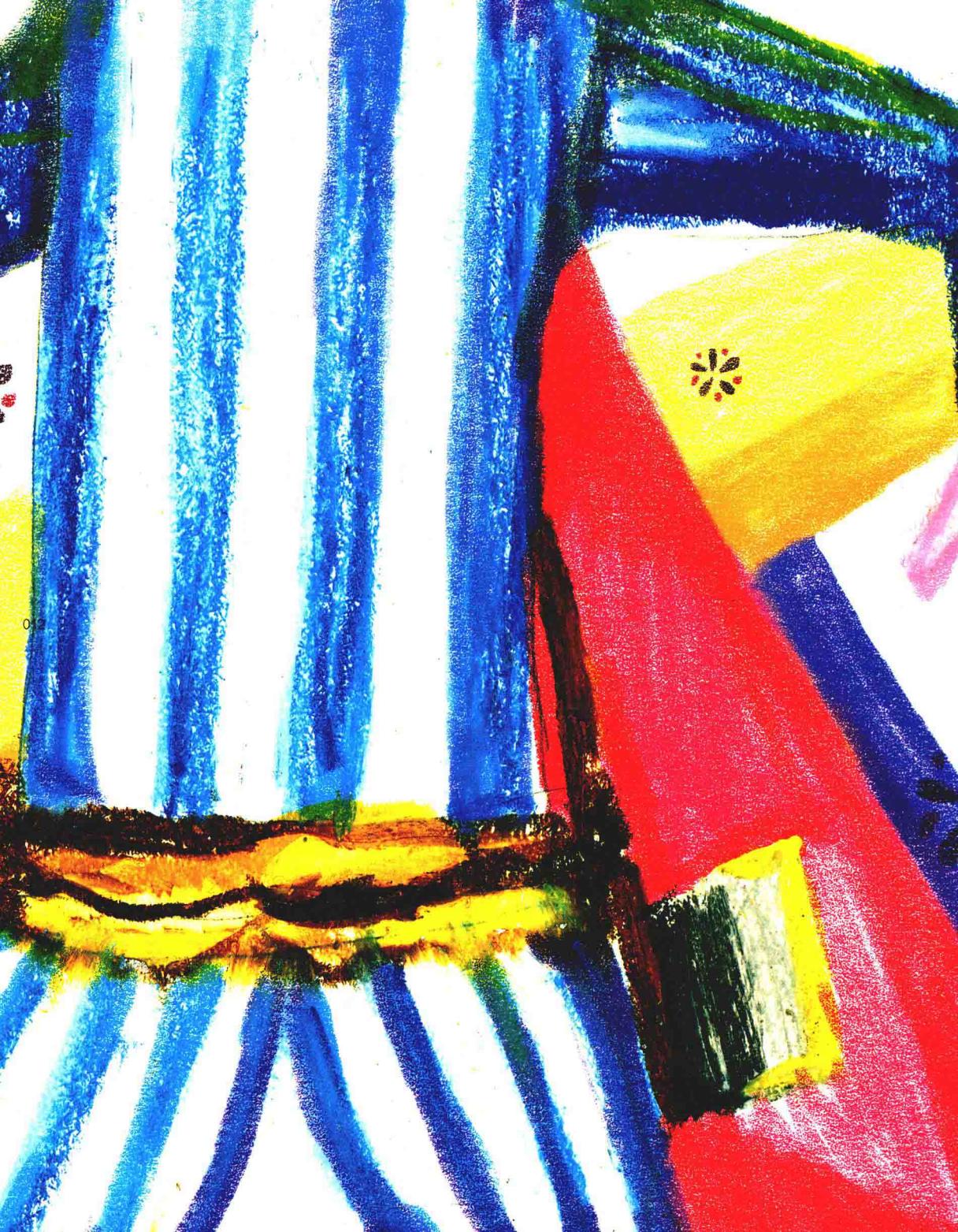
唯独阿凡提没有吭声。国王问道：

“喂，阿凡提！你生的鸡蛋呢？”

阿凡提用戏谑的眼光瞟了一下国王，回答说：“陛下，我是一只公鸡呀！”说着，学公鸡“喔喔喔！喔喔喔”地啼鸣起来。

国王很扫兴，呆若木鸡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





我哪有腰呀

阿凡提小的时候，有一天跟着爸爸去收割小麦。割了半天，腰痛腿酸，再也坚持不住了，便坐在地上歇息起来。

“孩子，你不割麦，坐下干吗！”父亲说。

“爸，我的腰实在是痛得受不了啦，让我稍微歇歇脚。”

“哼，娃娃家，哪儿来的腰！快起来割麦！”

阿凡提只好跟着爸爸又割起来，直到太阳下山，才疲倦不堪地回去。

第二天，父亲爬在自家门口的一棵大树上，高声叫道：

“南斯尔丁（‘阿凡提’的本名是‘南斯尔丁’< Nasreddin >。‘阿凡提’并非人名，而是对有学问的人的尊称，意为‘先生’‘老师’），给我把小锛斧拿出来！”

过了一会儿，阿凡提才慢慢腾腾地从门里走出来，说：

“爸啊，屋里没有小锛斧。”

父亲见儿子腰间别着小锛斧，眉毛竖起，骂道：

“哼，小子，你还要弄我呢。你腰里别的不是小锛斧吗？”

阿凡提说：“爸爸，你昨天不是说娃娃家没有腰吗！我哪有腰呀？”



请口袋喝茶

阿凡提到朋友家做客。主人准备了抓饭、羊肉汤、凉面、油馕、油塔子，还有各种水果，热情地招待客人们。

坐在阿凡提身边的一位客人，一边不停嘴地吃，一边又偷偷地抓起各种食物，往自己的口袋里装。阿凡提什么话也没说，顺手提起水壶，对准那位客人的口袋，倒起茶来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那位客人生气了，“这儿可不是你胡闹的地方，阿凡提！”

“没干什么，”阿凡提说，“就是看你的口袋吃了那么多的东西，怕它口渴。我这是请它也喝口茶呢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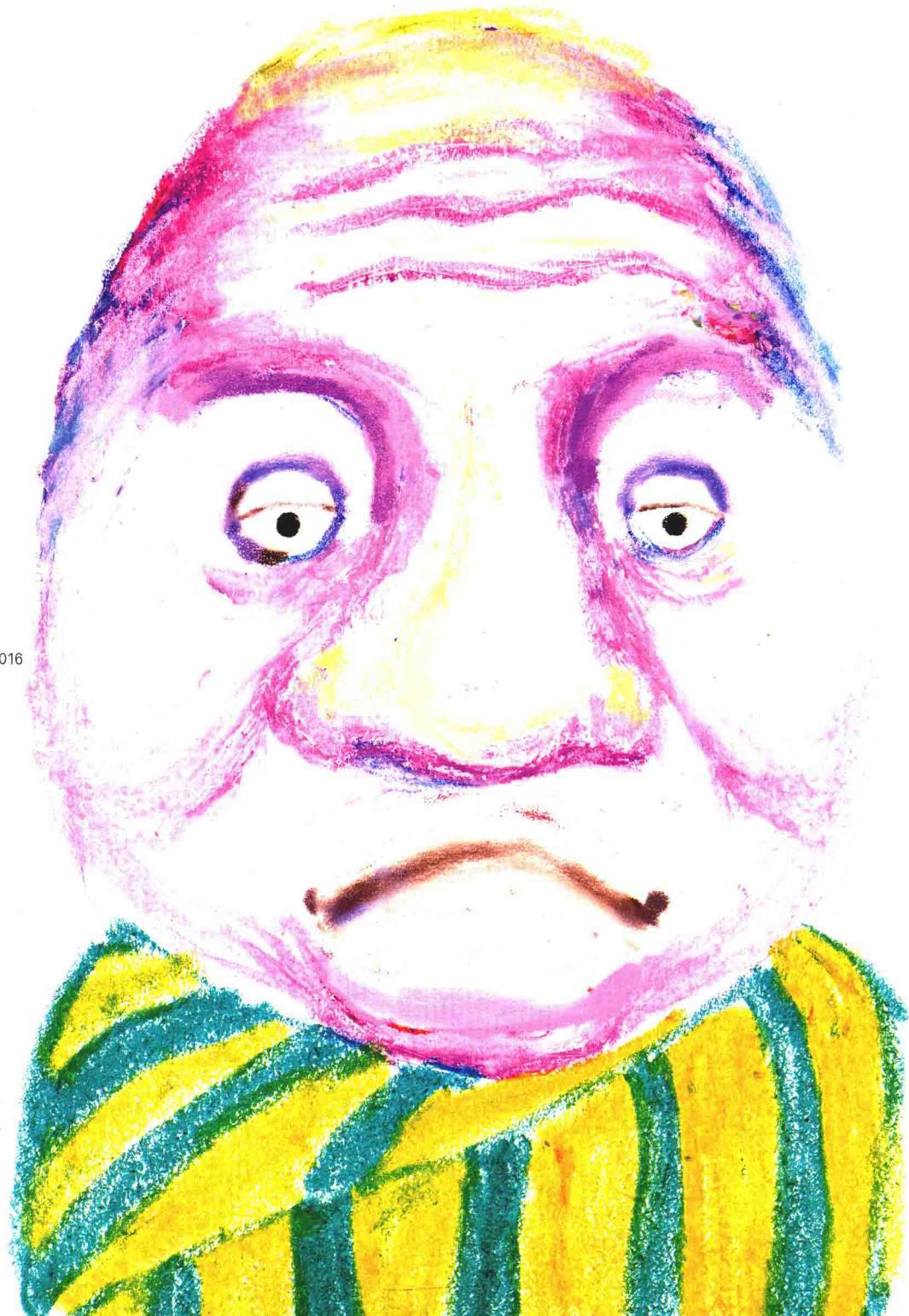


谁的嘴馋

有个财主想嘲弄阿凡提。他买了很多很多的哈密瓜，请阿凡提和许多人来吃。财主一边不停地让大家多吃，一边偷偷地把自己啃的瓜皮都放在阿凡提面前。等到瓜吃完了，财主就大惊小怪地叫道：“朋友们，快看哪，阿凡提面前有多大的一堆瓜皮啊！他比咱们谁都吃得多，他的嘴真馋呀！”

“哈，哈哈，哈哈……”大家都笑起来。

“哦哟，大家都来看看，究竟是谁的嘴馋吧！”阿凡提也笑着说道，“我吃瓜还留下瓜皮，财主吃瓜，可连瓜皮都吞下去了，你们瞧，他面前半块瓜皮都没剩下呀！”



016

给喀孜理发

阿凡提当理发师时，喀孜总是来找他剃头，却从来不给钱。阿凡提很生气，想狠狠整他一下。

有一天，喀孜又来理发了。阿凡提先给他剃光了头，在给他刮脸的时候，问道：“阁下，您要眉毛吗？”

“当然要，这还用问。”喀孜说。
“好，您要我就给您！”阿凡提说着，嗖嗖几刀，就把喀孜的两道眉毛刮下来，递到他手里。

喀孜气得说不出话——谁叫他自己说过要呢。
“阁下，胡子要吗？”阿凡提又问。
“不要，不要！”喀孜连忙说。
“好，您不要就不要。”阿凡提说着，又嗖嗖几刀，把喀孜的胡子刮下来，甩在地上。

喀孜对着镜子一看，自己的脑袋和脸都被刮得精光，像个光溜溜的鸡蛋。这一下他可气坏了，大骂起来。

“阁下，这不都是遵照您的吩咐做的吗？”阿凡提说，“要是依我的话，别说眉毛和胡子，连您的头发我也不愿意剃呢。”

